

中国美术馆的未来，首届“美术馆2050”研讨会的三个亮点

原创：Sarah Forman [Artsy官方](#) 7月21日



图片致谢美术馆2050

在过去的十年间，中国的公立与私人美术馆数量急剧上升。然而，大众对艺术机构应抱有怎样的期望并没有达成共识。今年6月，以“展望新的制度模式：本世纪中叶的中国文化景观”为主题的首届美术馆2050研讨会在上海龙美术馆举行。在研讨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演讲人聚集在一起讨论艺术机构快速发展的形势。此外，还关注一直被忽略的美术馆组织结构及管理的问题。虽然在讨论众多宽泛的问题时

很难有明确的答案，但我们可以从研讨会中总结出三点精华来进行分享。

支持中国美术馆蓬勃发展的基础设施在将来会面临可持续性的问题

中国私人美术馆的增长速度已跻身世界前列，政府以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助长着美术馆的发展。一方面，在政府的行政分类中，美术馆有别于其他类型的博物馆（定义为美术馆，而不是博物馆）。这一属性使得他们能够绕过某些官僚的办事程序，不像其他博物馆那样会遇到放缓进度的情况。比如美术馆不受国家文化遗产管理制度的要求和分级制度约束。

Giulia Zennaro 是柏林自由大学的博士生，她以上海西外滩文化长廊为典型的例子来说明政府如何支持文化基础建设的发展。因为该区域的发展不是按照盈利企业的属性来划分，因此能享受到一定的福利：例如，只要园区内的机构完全致力于文化事业，不从事商业活动，那么机构的门票收入不受消费税制约；另外机构还能从政府那里享受到低于市场价格的租赁费用。然而，Zennaro 同时也指出了这种结构潜在的不利因素。因为美术馆无法签订合同，不能拥有财产或者承担法律责任，所以他们可能更难为特定项目争取拨款（除了建造和维护之外的费用）；另外，除了注资文化长廊的投资人或者商业公司，他们也很难能在私人领域募集资金。最后，Zennaro 认为困扰美术馆的资金问题使得机构不能轻易招纳博物馆管理专业的人才，而大多具有海外留学背景的从业者可以帮助机构更好地成长。

仿制文物给策展人和机构的难题

中国的博物馆所面临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与不断增加的合法仿制品打交道而不是为赝品正名。Robert Epp 为博物馆提供咨询服务，他演讲的主题围绕仿制文物的制作、流通和销售以及仿制品与赝品的区别展开。他以景德镇为例，当地有4000家陶器、瓷器制造商，雇佣人数占到当地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在蚌埠有3000家玉石制造工厂，本地大约有12.5%的人都在工厂工作；另外，在河南省的烟涧村，每年有上千种高端的仿制品被生产并远销海外。仿制文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保存文化技艺和艺术形式的方式；然后高质量的仿品往往流向古董行业，而不能被普通观众欣赏。这些高仿文物最终出现在全国各地的博物馆里，有些甚至被当作真品进行展示。Robert Epp 认为机构需要明确仿制品是否允许展示以及如何呈现的问题（考虑到仿制品在中国工艺文化中的独特地位，也许不是单纯地将这些作品移除出展厅那么简单。）不管怎样，大家一致认为中国的艺术机构需要增加藏品来源的透明度，以此提高在国内外的信誉。

中国的美术馆在介绍国外艺术史方面有很大的灵活性

西方艺术史的叙事尚未在中国建立，这也为本土的艺术机构提供了以创新方式来展示历史作品的可能性。比如美术馆可能会以符合当代观展习惯的方式来悬挂大师的作品；或者围绕有数百年历史的艺术素材来开发主题性的展览，而不是沿着一个线性的、艺术史时间线上的某一点问题进行专研。这样的展览策略对中国的美术馆尤为重要，因为即使是最顶级的艺术机构，通常情况下都没有足够的关于西方美术的史料；所以他们的大部分展品不得不向其他机构借展或者经过漫长的购买过程。

方圆是纽约古易画廊（Nicholas Hall）的项目总监，她指出卢浮宫阿布扎比的主题展览是中国的美术馆可参考的模式。卢浮宫阿布扎比不是按照艺术史的发展进程来展示作品，博物馆通过12个主题性画廊呈现超越欧洲中心且具有全球视野的展览；这样做打破了百科全书式的博物馆习惯将作品按照时间段划分的做法。方圆以关注母性主题的展馆为例，在这里，你能看到“一座法国14世纪刻画“圣母与孩童”的象牙雕塑；公元前800-400年间古埃及女神伊西斯（Isis）哺育孩子的铜制雕像，以及一座19世纪产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木质孕妇雕像，“这些不同时期的作品都被放置在一起进行展示。

在方圆看来，中国的美术馆没有大量西方作品馆藏也许能激发新的可能性。和其他参与讨论的发言人一样，方圆认为缺少馆藏的情况可以让本国的策展人发挥创造力，而这些创新的想法也能让西方机构受益。

